

甘棠繁语

多少年过去，童年的一个场景依然清晰如昨：一台缝纫机上，有一个小小的抽屉，里面藏着母亲用来画线的方片形粉笔。我悄悄拿出一块，开始了生命中第一次涂鸦。那是一扇没有上漆的木门，门后的木板还保留着许多毛刺，鬼使神差般，不识字的我在门后画出了一个规整的“才”字。

我相信自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创造发明，虽未获得一句肯定，却暗自洋洋得意。那个字在门后保留了多年，识字之后连自己都感到吃惊。这似乎成为一种人生的隐喻，指引着我一生都在涂字中度过。只是当年的母亲没有想到，女儿将成为一个作家，有一天会用文字细致地描摹她的缝纫机和那些机器“哒哒”的细碎时光。

何止于此呢，只要我愿意，那个名叫麦菜岭的村庄里所有的人和事、物与景，无不能进入我的笔端，被一写。比如烈日之下的晒谷场以及蹑手蹑脚偷吃粮食的鸟雀，比如寒风呼啸的冬日里蹲在小溪边的女人以及冻得通红的双手，比如皎洁的月光下扮作乞丐的孩童以及突然被敲响的祖母的木门……

那些场景，构成了我的故乡、童年和生活，也构成了我的写作底色，最终构成了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一部散文集《天空下的麦菜岭》。在余华和苏童的对话里，我捕捉到一个观点：世界上有两种作家，一种是作品与个人生活并不相符，甚至存在很大反差的，另一种则是生活与作品匹配度极高的，深以为然。扪心自问，我无疑属于后者。在我看来，散文从来不是空中楼阁，它建筑于生活之上。一部作品的完成，多么像建造一所房子，从开基、砌墙、安装门窗，到上梁、盖瓦、粉刷墙壁，需要调动太多生活的材料与经验。

事实上，人的一生不会永远囿于一座村庄。我沿着生活这条路一直走，从乡村到城市，从机关干部到法院的人民陪审员。身份的不断切换决定了我的生活半径，也决定了我的写作走向和维度。我在扩大的生活半径中行走，也在扩大的经验范围中思索，那些主动或被动走向法庭的芸芸众生，那些庄严判决背后的人情冷暖，被一形形诸笔端。一部《陪审员手记》，成为五年人民陪审员时光最好的注释，也成为我走向非虚构写作的关键节点。

俄国作家巴丘什科夫说：“像生活一样写作，像写作一样生活。”的确，生活与写作原本是可以水乳交融的。在一次次非虚构写作实践中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一个作家不能一味等待经验自行抵达，而是应该主动走向生活。后来，那扇叫作生活的门被不断打开，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，去寻找那些孤独守护非遗文化的人，去融入他们的生活，去走进他们的生命。又一个五年过去，我的第二部长篇非虚构《古陂的舞者》诞生。我知道，非虚构写作的最大意义，是为时代留下真实的记录，为社会学家留下宝贵的研究案例，但它又何尝不是为作家自身留下生活和生命的记录呢？

有时候我会想，假如我从来不曾进入阅读和写作，很多事情都将与我无关，很多生活也会像风一样被掠过，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是如此庆幸，这个假如并不成立。

芦花深处月满船

■ 张 勇

暮色像一块浸墨的绒布，慢悠悠漫过河岸。风从芦苇荡深处吹来，带着水汽与枯草的清冽，将天边最后一抹橘红揉碎在水面，化作粼粼波光。我撑着一叶扁舟，顺着缓流往芦花深处去，桨叶轻摇，惊起几只水鸟，扑棱棱掠过水面，留下圈圈涟漪，渐渐与暮色融为一体。

船至芦苇荡中段，天色已暗透。一轮圆月从芦苇梢头跃出，清辉如瀑，瞬间洒满水面铺满船头。月满如盘，将这方天地照得澄澈透亮。芦苇秆的剪影在月光下愈发疏密交错，芦苇荡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，随着船行缓缓铺展。白居易“水绕芦花月满船”的诗句蓦地涌上心头，此刻水环孤舟，月映芦花，令人感到几分陶醉。

童年时，也曾在这样的月夜随祖父进入芦苇荡。那时的芦苇比现在更高，船行其中，仿佛穿行在绿色的隧道。祖父撑着长篙，我坐在船头，手里攥着一根芦苇秆，追逐着水面的月影。祖父说芦花是月亮的使者，每到中秋它们便会携着月光，送给每一个晚归的人。还教我念司空曙的“钓罢归来不系船，江村月落正堪眠”，说渔人的自在，全在这芦花浅水间。如今祖父已远去，唯有这芦苇荡与明月依旧。

船行渐深，两岸的芦苇合拢在一起，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。月光透过芦苇的缝隙筛下来，落在船上。风轻轻吹着，芦花簌簌飘下，落在我的脸颊，带着一丝痒意，又很快被月光染白。远处隐约传来渔歌唱晚，断断续续，与芦花、月光交织，岸边渔家灯火，昏黄的光透过窗棂，映在水面，相映成趣。渔人们或许正围坐灯下闲话，或许已枕着芦花进入梦乡，恰是韦应物“扁舟隐荻花”的隐逸向往。芦花不与百花争春，只在秋夜中静静绽放。

月光渐渐西斜，船行至一处开阔水域，水面平静如镜，圆月映在其中。我拿起船桨，轻轻拨动水面，水中的月影便碎成一片银波，随着涟漪扩散开来，待水面平静，又重新聚拢成圆满的模样。秦观“月色满湖村，枫叶芦花共断魂”的词句，妙入其中。

夜深凉意渐浓，我撑开船桨返航。月光洒满船头，照亮归程，船行过处，芦花纷纷礼让，又在船尾悄然合聚。渐去渐远回头望去，芦苇荡若隐若现，像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画，留下无穷无尽的思念。

芦花深处，能让我们卸下一身疲惫，静下心来，与自然相拥，与古人对话。李白的“飘飘芦花复益愁”，白居易的“水绕芦花月满船”，司空曙的“芦花浅水边”，都是时光沉淀下的诗意。

月光是最温柔的慰藉，芦花是最质朴的陪伴，它们教会我，在忙碌的生活中，要学会放慢脚步，去发现和感受大自然的美妙，温暖着岁月的每一个晨昏。

世故人生

烟水亭

炊烟里的守望

■ 袁 牧

童年的天空极蓝、水极清、树极绿。每当炊烟从草房顶上袅袅升起，我总望着天空中振翅的鸟儿出神。那时我常想，若有双翅膀该有多好，便能飞越这贫瘠的土地，飞向远方。

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，农村的日子艰难得很。一日三顿稀饭是常事，冬天全靠山芋南瓜度日。父亲病倒后，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，母亲用她那双巧手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。她做的鞋在乡里是出了名的，寒冷的冬天，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，她露着冻僵的手指穿针引线，常常劳累到鸡头遍。一双鞋能换五毛钱，买几斤大米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挨饿了。即便如此，五个孩子的吃饭问题仍像一把高悬的利剑，时刻都在威逼着他们。

1969年大旱，粮食歉收。母亲顾不得颜面，背着年幼的弟弟和三姐去江南逃荒，总算熬过了那最为艰难的一关。七岁时我到了上学的年龄。家中虽无余钱，但我的父母却说，孩子不读书，未来就完全没有指望了，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书。当父母把积攒了许久的零钱换来的新书包塞给我时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知道，我是他们放飞的希望啊！

每年腊月二十六，父亲买来红纸墨汁，姐姐们打扫门窗，我负责写春联、贴春联。父亲会仔细裁纸折格，看我写字时目光专注如炬。贴春联时，他教我：“做人如贴春

联，要正直。”年夜饭后，父亲总会给我们祝福，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：“好好读书，将来才能自立。”这是他一生的嘱托。

1976年寒冬，家里断粮。危难之际，母亲带着我去洲上找昌胜表哥求助。漫天飞雪中我们母子走了一天，到表哥家门口时，母亲冻得晕倒。表哥见状，二话不说，第二天就买来一百斤大米。那担救命的大米，像冬日里的一轮暖阳，融化了母亲心中的坚冰。当看见炊烟再次在我家屋顶上袅袅升起时，母亲悬而又悬的心终于放下了。

父亲的病在冬天格外严重，咳嗽声撕心裂肺。为了不拖累家庭，他拖着病体做“鹅毛挑”小生意。每天傍晚，我们姐弟都站在村口等他。远远地看见他佝偻的身影缓慢移动，我们便飞奔过去。姐姐接过担子，父亲已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离家几百米的距离，于他而言，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，他实在是走不动了，真想永远地停下来。1977年春节，父亲肺气肿加重，整夜躺在床上喘息。那一刻，我多么希望分担一点父亲的病痛。年夜饭时，父亲已吃不下时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知道，我是他们放飞的希望啊！

正月初八，父亲带着未了的心愿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送葬那天，我做了一件让大人们震惊的事——连夜用刀子在砖头上刻了父亲的墓碑。当我把这块刻着名字和日

期的砖头拿出来时，在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。

母亲从此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。在生产队，她拼死拼活挣工分，回到家还要喂猪洗衣做饭。绝望时她曾想一死了之，但想到五个孩子，“如果自己走了，他们怎么活下去？”她将悲伤丢弃一边，又咬牙坚持下来。

我十一岁那年，突发脑膜炎高烧惊厥。镇卫生院的医生诊断后摇着头说：“孩子情况危急，得赶紧送县医院！”母亲慌了神，背起我就往县城跑。那时没有车，几十里的土路，母亲硬是一口气没歇。后来护士告诉我，母亲守在我床前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直到我退烧醒来，才瘫坐在椅子上哭出声来。

1983年，我十六岁考上了师范，成了村里第一个“秀才”。母亲喜极而泣，拉着我到父亲坟前磕头，她这么多年忍受的艰辛，委屈和煎熬，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和释放。师范四年，母亲从未离开过我的学校——她不是不关心自己的儿子，而是舍不得两块钱的往返车费。在她眼里，钱要用在最急需的地方。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她常教导子女的一句话就是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”。母亲像漫漫长夜中的一束火把，积蓄着一切能量，默默地照亮着我们前行的方向。

这年冬天，大雪压垮了家里的草房。为了重建一个家，每个周末，我都从县城赶回，和母亲一起赤脚和泥垒墙，一干就到深夜。母亲脚上生满冻疮，双手皲裂流血，终于垒起了遮风避雨的港湾。

1987年9月，拿到人生的第一份工资时，我给母亲买了全村首台电风扇。当徐徐的凉风吹干母亲劳累了一天的汗水时，曾经失去的家庭顶梁柱在母亲心里终于复活了。

后来我调到县城，母亲不辞劳苦，两地奔波帮我带孩子。她时常告诫我：“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可不能忘本。”偶有朋友同事到我家小聚，她总要千叮咛万嘱咐，“别人的东西一分一毫都不能要，砸了饭碗就毁了全家。”她从不与儿媳、邻居拌嘴逞强，用自己的善良和宽容默默地感染着她的每一个子孙。

2011年我调往省城，她跑不动了，留在老家生活。每次回去，总见她早早地站在村口翘首以盼；离别时，她又蹒跚着送我到车前。看着母亲颤巍巍地、恋恋不舍地向我道别，泪水顷刻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我想拿钱修缮老屋，改善母亲的住房条件，母亲却说：“你家也不宽裕，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修房子的事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说”。可尽孝是不能等的，2015年夏天，含辛茹苦、操劳一生的母亲在老屋安详离世。临终前，她断断续续说出了心中的遗憾，就是没能培养我上大学，也没能在我成家时给予经济上的帮助。我告诉她：“我有这么多姐弟，就是您留给我的最大的财富！”母亲听后，露出了舒心的笑容。

母亲走后，那间空荡荡的老屋还在，那条她等候儿女回来的乡路还在。父母用他们的一生，为我树起了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。

诗画花海

鄱阳湖速记

■ 吴国庆

鄱阳湖的野蛮生长季
博阳河、西河的胖瘦，仿佛为星子站位的盈缩变化
量身定制
鄱阳湖，长江之肾，宛如地球的蓝色心脏
吞吐吸纳，包容赣、抚、信、饶、修五河
它的丰枯，直接定格
落星墩的升降沉浮

丰水时节，鄱阳湖依然以广阔的胸怀
吸纳奔涌的洪峰
枯水时节，鄱阳湖无私地将其蓄水反哺入江，此时此刻
湖江两色，相互成全
那粼粼波光，衍生出老爷庙气势吞

每当千眼桥现身，帧帧湖盆巨树倒影，
推送出碧浪万顷
凝聚成草原的梦想
草地与蓼子花，星空下
开启热恋模式
云雾朦胧，群山在天边受孕
如梦幻之境，尽显鄱阳湖
柔软的一面，也构筑着关于鄱阳湖浩瀚的想象与豪情

岁月长河，鄱阳湖涨落变奏
枯水季的无常，那一湖脆弱的生态
就这般逐渐弱化
在人潮汹涌的追鸟季
如果连风，也迷失了方向
姑且把这尘世的纷扰
一股脑都丢进湖的中央

故乡在地图上很小

■ 夏泽民

街道边的一株风景树枯死了
园艺工还没来得及补栽
绿化带的泥土裸露出来

一位来自农村的大姐不忍土地撂荒
顺手开垦出一小块地
地块很小，不足一个平方米
像故乡在地图上缩小了比例

她在那块小小的土地上
种了好几样蔬菜：葱、大蒜和白菜
仿佛一只麻雀
在身上种满五脏六腑

只见她整天躬着身子
挥舞着一把花锄
为庄稼锄草、松土、浇水

她专注的样子
仿佛是种老家屋后的那块地

有滋有味

咸菜

■ 楼 念

也是防止变质、变酸，守住好风味的秘诀。

腌制手法各家不同，却藏着独特的味道。白菜、雪里蕻，是晒干后撒上盐粒用力揉搓，让盐分渗进肌理，再一层层铺进缸里；而辣椒、洋姜，则是把开水放凉，加适量盐搅匀，与食材一同放进菜缸，用石头压紧，确保盐水没过所有食材，隔绝细菌，封存鲜味，然后将菜缸置于阴凉避光处，静待时光发酵。约莫一个月后，揭开压菜石的瞬间，乳酸、氨基酸的鲜、酯类、醇类的厚，混着独有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恰如生活中的许多美好，在与时间的对话中沉淀，多了份从容与淡定。

后厨院的几口咸菜缸，让蔬菜跨越季节的限制，保障着一个个家庭整个冬天的食物供应。儿时的饭桌上，从初冬开始咸菜便端上桌，起初是早上吃饭的配角，逐渐成为始终不离席的下饭菜，到次年新蔬上市前甚至成为撑起全家饮食的“当家菜”。依稀记得，当时看到桌上只有一盘咸菜，我拨弄两下，“天天吃这个，我不饿，不吃了”，任性地丢下碗。还记得1993年家里刚盖好新房，为了还债，半年里顿顿都是吃自家种的蔬菜和咸菜，一天傍晚6点多，劳作完的母亲带着我从棉花地回家，路过村头时见邻居家黄豆炖肉的香味，我说了句，“妈，我想吃肉”，她愣了愣，最终什么话也没说。

其实，咸菜的腌制本就是顺应自然、善用时光的智慧，讲究“咸鲜兼辣”，追求原汁原味。这看似质朴的滋味，封存着土地的馈赠，更包裹着家的温暖，让一代代人在舌尖上品尝着共同的文化根脉与岁月安好。

今天，餐桌上端来了今年第一盘新腌咸菜，我连着夹了几筷子，还是记忆里的味道。一旁的奶奶说：“奶奶，这个咸菜好吃。”原来，有些味道，真的会随着时光，在岁月里一直流淌下去。

